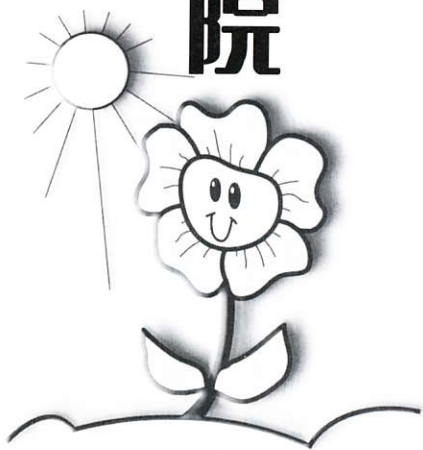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家的後院



孫慧娟

都說咱家的房子買得好，依山面景，環境怡人；翹首凝望，晨曦、夕陽、與遠處連綿皆盡落眼底；夜晚，站在寬闊的陽台上，放眼望去，更是繁華燈火，閃閃爍爍，好不令人陶醉！

搬進去後，才開始注意到後院，原來我家的後院就是一座山，要問這後院有多大，不得而知，因為上面蓋滿了雜草叢林，好久好久，我都無法爬到上面去探個究竟，我家的後院真是一個謎。

想不到一友人見了此山，竟連想起野生動物來，臨走時，叮囑我晚上一定要把門關緊緊，免得野獸來訪。更有甚者，一天，鄰居太太對我說：「屋子靠山，就像靠墳一樣，按風水說，是不好的」。雖然，我是不信風水的，但這個「後院」畢竟成了我心中的一個疙瘩，看到了它，我的心便淌着無奈的嘆息，真是美中不足呀！

有一天，面對如此的龐然大物，突然想起了「愚公移山」的故事：每天挖一袋山泥帶出

去扔掉，如何？但這個想法對我這把年紀的人來說不是太可笑了嗎？不過再一想，「愚公」既然能移山，我「愚婆」為何不能改造山？於是，我下了決心，一定要改變後院！就這樣，繁重的勞動開始了。

園工們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在這兒大興土木，削平山頂，開路鋪磚，用綠色植物和彩色花朵鋪蓋地面，並在山上種了十棵不同的果樹，有橘子、杏子、桃子、蘋果、柿子等等，這一變革，給我帶來了極大的振奮，我真想歡呼，只是沒想到，從此，我與這塊園地變得那麼難捨難分。

剛開始的那一陣，綠草和花苗生長速度哪裏趕得上野草，我只能抓緊時間拔草，上班前、下班後，一輪又一輪地，沒完沒了地拔，這邊拔好，拔那邊，那邊拔完了，這邊又冒出了新草，真是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，我驚訝，我感嘆，小小的青草竟會有如此強的生命力，使我連想到萬物皆然，生生不息的活力，全賴造物主的恩賜。

斜坡上的草最難應付，我匍匐着身子爬在坡上工作時，時刻擔心自己的腳有沒有踩在下方的花上，身體有沒有壓壞周圍的花朵，但又怕踩不穩，從山坡上摔了下來，我深知自己那折騰的模樣，若是給人看見了，該是何等的狼狽！

有一次，當我艱難地從斜坡上氣喘吁吁地直起身子時，驀然抬頭，正見從對山屋子的窗口裏探出三個年青人的頭，他們笑着對我豎起了大拇指，表示對我的欣賞；當場的我，雖覺尷尬，但也感安慰，多謝他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。

漸漸地，我的手變粗了，也變黑了，甚至更變成了和泥土一樣的颜色，黑泥深陷在指甲的深處，久久去除不淨，有好一段時間，在社交的場合中，我都不好意思伸出手來和對方握手，但心裏可是樂滋滋的，因為我家的後院越來越誘人了，這雙手意味着甚麼，只有我知道！

日子一天又一天的過去，我每天在後園看到了激動人心的變化，特別是冬盡春來時，那真是一天一個樣。

飽受風霜蹂躪的杏樹終於擠出了深褐色的葉芽，看似已枯渴的柿子樹突然長出鮮嫩透光的葉片，桃花嬌艷地綻放了，蘋果樹第一個結了果，太陽花更不示弱，在陽光下顯得特別亮麗耀眼，藉着春風的媒介，今天這兒冒出一枝，明天那兒跳出一朵，不久，便一叢叢地把整個山坡給擠滿了，多少次，我讚嘆地對着它

唱起了那支心中唱不完的歌：「野地的花，穿着美麗的花裳，天空的鳥兒，從來不為生活忙……。」

如今，後院成了我最大的消遣。清晨，在這兒享受晨光的美麗，夜裏，在這兒觀看皓潔的明月，暑夏，為了欣賞變化莫測的晚霞，我把晚飯干脆搬到後院來吃了，端着飯碗邊吃邊看，流連忘返地在石階上走上走下，沉迷在那如詩如畫的意境中。

有一天，在那豐收的季節裏，我邀請了班上全體小朋友來我家作客，孩子們快樂地

在果樹上摘果，在草坪上打滾，在花叢裏追蝶……展現在我眼前的這些可愛的孩童和五彩繽紛的花朵，使我憶起了自己年青時代的夢幻和理想：我要像園丁一般的辛勤耕耘，培育幼苗，將來桃李滿天下……最後，當我們一起分享豐盛的果實時，我給大家講了「一粒種子」的故事，只見孩子們一個個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好像在探求：生命有多奇妙啊！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一天清晨，我突然發現斜坡上有一塊地陷了下去，便本能地巡視了後

院的四周，果然，在水泥地上也出現了裂痕，我馬上連想到地殼運動、聖嬰現象……很快地閃過一念：萬物都有定時，天地都要廢去，這地上並不是我永久的家鄉，我永恆的基業是在天上。

今天，我又造了一籃果子給鄰居太太，這次她羨慕地對我說：「現在你家的後院反而變好了，按風水說，你家有了座靠山。」

我很清楚我的靠山是誰？我的靠山是創造天地宇宙的主！不過，我沒有說，只是對她笑了笑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綠色的



貓咪

劉志信

將二女兒凱玲安頓好在大學的宿舍裡，終於到了要說再見的時候。雖然是萬分的放不下心和捨不得的靠在宿舍門口，心裡不禁一陣的抽動。到機場的路上，妻子忍不住哭出聲來，我默默的伸手過去握着她的手，眼角也濕潤了。

二女兒今年高中畢業，進入波士頓郊區的一間女子大學；大女兒安玲則已在市區附近的一間理工學院唸了二年。今年暑假非常的繁

忙，全家很少聚在一起，藉着度假的機會，彌補了許多與女兒們一起吃飯與飯後安靜下來聊天的時間。一個星期以來，又重回到女兒們小時候與我們親近的日子，使我們也更捨不得把兩個女兒留下來。

在飛機上，妻子再度的流淚，拿出衛生紙來擦，就越擦越多，鼻子與喉嚨也發出了響聲。她一手抓住小女兒怡玲的手，一手抓住我的手，嗚咽的說：老大走的時候心裡準備比較

充沛，沒有那麼難過，老二性情比較倔強，走前仍有許多的爭吵，離開家反而覺得非常突然，心裡很難過。我在旁邊也被感染。妻子又說：二女兒比較獨立與能幹，又很顧家，除了小時候給她買過一個玩具動物外，多年來再沒有給她買過，覺得對她有很多的虧欠。

我心裡想着二女兒手上拿着的那隻柔軟的動物小貓，還是在她六歲時我給她買的，想不到這隻小貓就陪她成長到離家。每一次出門，不論是旅遊，隨學校出去競賽，或着參加教會的退修會，雖然她有其他成打的動物玩具，卻都只帶着這隻小貓。

有一次，從外面參加辯論比賽回來，把小貓忘在旅館裡，二女兒心裡非常的焦急。第二天，我們帶她回去旅館把小貓找了回來。昨晚搬進學校的宿舍後，新生們聚在一起，每個人都要帶一樣東西來介紹自己，看到二女又是帶